

第二九三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將帥部

（卷）
四七—四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四百六十七卷目錄

將帥部名臣列傳二十五

南齊一

王元邁

桓康

垣閔

全景文

周盤龍

戴僧靜

焦度

曹虎

劉懷珍

垣榮祖

呂安國

周山圖

王廣之

陳引叔

裴叔業

官常典第四百六十七卷

將帥部名臣列傳二十五

南齊二

王元邁

按南齊書王元邁傳元邁字彥遠初為驃騎行軍參軍太子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遷輔國將軍清河廣平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元邁欲向朝廷應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元邁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赴

義比職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為持節都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為帝所疑遣書結元邁元邁長史房叔安勸元邁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令人要之元邁雖許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悞也昇明中太祖引為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元邁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故出為持節都督梁南秦二州軍事征南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為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進號右將軍侯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戌元邁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內

摺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元邁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元邁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為征南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海太守遷都官尚書世祖即位轉右將軍諫章王太尉司馬出為冠軍將軍臨川內史秋中二千石還為前軍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末明七年為持節都督兖州綠淮軍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未之任轉大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常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出為持節監徐州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州民周盤龍等作亂

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梯上城射殺城局參軍唐穎送入城內軍主耿虎徐思慶董文定等拒戰至曉元邁率百餘人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盤龍等元邁坐免官鬱林即位授撫軍將軍遷使持節安西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尋轉

中護軍高宗使元邁往江州殺督安王子懋元邁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陵王子敬元邁不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持節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壯侯

劉懷珍

按南齊書本傳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魯東康王裔後也祖起宋武帝平齊以為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與吾宗本州辟主簿元嘉

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為驍騎長史兼疊曹行參軍尋除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為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唐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數千人土人怨之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魏圍

泗口城青州刺史顏伯玉請援孝武遣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廣濶湖與魏戰破七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明年懷珍啓求還孝武答曰邊維須才未宜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彌勸懷珍應之懷珍斬彌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軍期將軍

東安東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偽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潤桑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偽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助遣將王仲蚪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蚪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殷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逐北頓壽春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校尉將軍如故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久未決明帝召懷珍還拜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軍向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遊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懷珍領馬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魏徐兗已沒張末沈攸之於彭城大敗救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救末等而官軍爲魏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三年春救懷珍權鎮山陽先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勰北征僧勰遣將於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壘未立爲文秀所破仍進攻僧勰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而僧勰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恟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敵國規爲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齊士庶見於民義積業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緩遏止於此邪遂進至黔陬僞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遂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終不從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守其城懷珍引軍大

洋水衆皆曰文秀今遊騎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銳掩其不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僞東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城劫留高麗獻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璽碩請降懷珍乃還其秋魏遂侵齊圍歷城梁鄒二城游騎至東陽擾動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兗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賓懷珍從弟也朝廷以懷珍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邑四百戶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既沒乃止改授寧朔將軍竟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爲荊州仍徙右軍司馬還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曰卿性忠謹平所仗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兄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微卿參二衛直會帝崩乃爲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廷疑桂陽王休範中書舍人王道隆宣旨以懷珍爲冠軍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曰休範須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爲寇必請奉律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迫固請不就乃除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青州大中正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京師昇明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沈攸之在荆楚朝議疑懷珍遣允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甯當淞流

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攸之遣使許天保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之進號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攸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遊擊將軍裴仲穆募漢軍萬人出西陽破賊前鋒公孫万平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爲千戶初孝武世太祖爲舍人懷珍爲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驄馬醫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爲都官尚書領前將軍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况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而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晃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齊城侯增邑二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魏寇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爲壽春勢援魏退乃還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其冬魏寇朐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至事寧解安北持節四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別量所授其夏卒年六十三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常

侍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敬侯

桓康

按南齊書本傳康北蘭陵承人也舅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客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糧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璩之輩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悉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瘴無不立愈見擢爲世祖冠軍府參軍除殿中將軍武騎常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盧晃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晃黑曉下拔白刃欲出仍隨入宮太祖鎮東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太祖誅黃回同時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回初與屯騎校尉王宜與同石頭之謀太祖隱其事猶以重兵付回而配以腹心宜與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既慮宜與反已乃先撤其軍將宜與不與回發怒不從處分擅斬之諸將因此白太祖以回握彊兵必遂反覆康請獨往刺之太祖曰卿等何疑甚彼無能爲也及回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捉回不肯止時人爲之語曰欲

倘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南陽太守寧朔如故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伯五百戶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遊擊將軍太守如故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政欲與卿共先滅魏耳魏動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三年春於淮陽與魏戰大破之進兵攻陷魏樊諸城太祖喜康迎淮北義民不尅明年以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廂山戍北徐之東海連口戍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世祖卽位轉驍騎將軍復前軍郡其年卒諡曰康昔預南勳義衆常懷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厚加料理年五十七

桓榮祖

按南齊書本傳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大羊乎宋孝建中州辟主簿爲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榮祖誓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兄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

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爲安都將領假署冠軍將軍安都引魏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廂山魏遣騎追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上保持之及明帝崩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將軍東海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此郡相處榮祖善彈弓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除晉熙王征魏安成王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太祖欲渡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行輕騎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卽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國將軍除遊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郎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軍預佐命勳封將樂縣子三百戶以其祖舊封封之出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還黃門郎永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伏使鄉人田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創爵付東冶案驗無實見原爲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陵令仍遷司馬河東內史遷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正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年五十七

垣閔

按南齊書垣榮祖傳從父閔宋孝建初爲威遠將軍

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丞相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閣出守盱眙領兵北討薛道標破之封樂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遷右衛將軍太祖卽位以心誠封爵如舊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六宋明五年卒諡定子

呂安國

按南齊書本傳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劉劭所稱泰始二年勳征殷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為勳軍副衆軍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橫塘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運車多所傷殺琰衆奔退勳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瑛閉門自守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閎屯據城南於是衆軍繼至安國勳第一封彭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武縣加邑為四百戶累至寧朔將軍義陽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魏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為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稍遷右將軍假輔師將軍元徽二年為晉熙王征魏司馬輔師將軍如故轉遊擊將軍三年出為持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淮前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將軍還為遊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魏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為湘州刺史征魏將軍如故先是王薤罷州南中郎將南陽王嗣末之鎮薤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

平西將軍黃回至郢州遣軍主任侯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侯伯與同軍袁粲謀石頭事回命侯伯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安國至鎮收侯伯誅之尋進號前將軍太元元年進爵增邑六百戶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二年魏寇邊上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戶詔曰郢司之間流離繁廣宜並加區判定其隸屬參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暫往經理以本官使持節總領荆湘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魏未至安國移屯河口以俟應接改封湘鄉世祖卽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宋明二年徙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仍為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有疾徵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上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敕安國曰吾恆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明年遷都官尚書領太子左率六年遷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兗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亮曰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卿中既恆惡扶人至吾前於禮望殊成有虧吾難救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依例入辛勿牽勉八年卒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諡肅侯

全景文

按南齊書呂安國傳吳郡全景文字弘達少有氣力與沈攸之同載出都到奔牛埭於岸上息有人相之

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貴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得將領為軍主孝建初為竟陵王驃騎行參軍以功封漢水侯除員外郎積射將軍泰始二年為假節寧朔將軍尤從僕射軍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太祖於葛家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敕景文隸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前將軍將軍封孝寧縣侯已六百戶除寧朔將軍遊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出為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南將軍南琅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以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遷光祿大夫征南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還累遷為給事中光祿大夫宋明九年卒

周山圖

按南齊書本傳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傭書自業有氣幹為吳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初山圖豫勳賜爵關中侯兗州刺史沈僧榮鎮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為己建武府參軍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僧榮遣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受節度事平論勳為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泰始初為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或舉山圖將領呼與譚甚悅使領百舸為前驅舉軍主俊長生等攻破賊湖白精圻二城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預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

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魏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魏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魏拔摩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末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允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諫後遂自改出爲錢唐新城戍是時豫州淮西地新沒魏更於歷陽立鎮五年以山圖爲龍驤將軍歷陽令領兵守城初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後閭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與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令耿飲東境大震六年敕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爲其副暨軍所殺別帥杜連梅洛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衆遣幢主龐嗣厚遣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東首降除寧朔將軍津口戍主山圖遏連水築西城斷齒騎路并以凝田元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加建武將軍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太祖輔政山圖密啓曰沈攸之有異國公宜深爲之備太祖笑而納之武陵王贊爲郢州太祖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熙王燮自郢下以山圖爲後防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

督啓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益城衆議以益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岳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木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鄰鄉亟同征伐悉其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既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益城中恐須臾知是同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諸軍悉受節度遷遊擊將軍輔國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出爲假節督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百姓附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魏動上策魏必不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戎甚有大策應變策略悉以相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魏果寇朐山爲元度盧紹之所破魏於淮陽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救山圖曰卿當盡相帥駁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慮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動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爲魏所沒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津口又於石龍立陽平郡皆見納世祖踐阼還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益城

之舊出入殷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送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參同遺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

周盤龍

按南齊書本傳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士斷屬東平郡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緒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戶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爲兗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頓新亭與屯騎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除南東莞太守加前將軍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宋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武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改封沌陽縣太祖卽位進號右將軍建元二年魏寇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決水漂漬盤龍率輔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上聞之喜詔曰拓跋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勳義勇乘機電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尅定斯實將軍用命之功文武爭伐之力凡厥勳勤宜時錄序可符列上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鐲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

主如故明年魏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成甫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成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甬城與魏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魏不敢南向我若不沒魏則應破魏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魏圍買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救盤龍曰甬城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本仗數日糧軍人扶淮步下也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盤龍子奉叔軍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魏素畏盤龍馳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擄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魏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嘉納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末明元年遷征南將軍南琅邪太守三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轉大司馬加征南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譴武常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騎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進爵侯甬城戍將張蒲與魏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二十餘人藏伏旁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三人賊衆被創赴水而魏軍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壅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虔等領五百人赴救魏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

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

王廣之

按南齊書本傳廣之字林之沛都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中龍驤驍將將軍驃騎中兵南譙太守泰始初除寧朔將軍軍主諶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榮壘相守臺軍相拒移日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援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同千道連等要擊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敗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時合肥城反官軍前後受敵都督劉劭名諸軍主會議廣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往平之動以馬與廣之廣之去三日攻剋合肥賊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暲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三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置長廣太守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豐縣子三百戶尋改蒲圻除建威將軍南陽太守不之官除越騎校尉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爲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太守又除遊擊將軍軍朝如故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戶太祖廢蒼梧出廣之爲假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守冠軍如故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預平石頭仍從太祖頓新亭進號征南將軍太祖誅黃回同弟

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太祖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與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第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食邑千戶轉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北魏勳明年詔假廣之節出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啓上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之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尅復坐免官尋除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即位遷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柏南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司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前將軍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婦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大笑除遊擊將軍不拜十一年魏勳假廣之節招募隆昌元年遷給事中左衛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密與魏通有異志延興元年以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預廢鬱林勳增封三百戶高宗誅害諸王遣廣之征安陸王子敬於江陽給鼓吹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建武二年魏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至百餘里魏退乃還明年遷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四年卒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諡曰壯公

戴僧靜

按南齊書本傳僧靜會稽永興人也祖飾宋景平中與富陽孫法先謀亂伏法家口徙青州僧靜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沒魏後將家屬叛還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出爲歐陽皮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鐐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數千斛魏圍南城道僧靜戰數捷補帳內軍主隨還京師動階至積射將軍羽林監沈攸之事起太祖入朝堂僧靜爲軍主從袁粲據石頭太祖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時蘇烈據倉城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架登城西南門列燭火處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輔國將軍孫曇曜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衆潰僧靜手斬粲於是外軍燒門入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駐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照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僧靜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將士戰亡者太祖爲敘祭焉昇明二年除遊擊將軍沈攸之平論封諸將以僧靜爲典平縣侯邑千戶太祖卽位增邑千二百戶除南齊陰太守本官如故除輔國將軍改封建昌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員外常侍轉太子左衛率世祖踐阼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遷給事中太子

右率尋加通直常侍永明五年諫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比陽僧靜與平西司馬韓孟度華山太守康元隆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魏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還比陽僧靜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僧靜又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靜力疲乃退除征南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徙爲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將軍如故九年卒詔曰僧靜志懷貞果誠著艱難尅殄西壙勳彰運始奄致頌哀惻愴懷賻錢五萬布百匹諡壯侯

陳引叔

按南齊書戴僧靜傳僧靜同郡餘姚人陳引叔本名承叔避宣帝諱改彊辯果捷便刀楯初爲左戢隊將泰始初隨太祖東討遂歸身隨從征伐小心慎事以功見賞封當陽縣子官至太子左率啓世祖以鐵箭鏃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侯伯以鑄鏃鐵不合用事不行未明三年卒

焦度

按南齊書本傳度字文鎮南安氏人也祖文珪避難至襄陽宋元嘉中僑立天水郡略陽縣乃屬焉度以歸國補北館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北魏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魏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爲己輔國府參

軍魏遣清水公拾遺教文冠清口度又領軍救援刺魏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鎧稍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除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晉安王子助夾戢隊主隨鎮江州子助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精圻每與臺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官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度等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己鎮南參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閑除征南鎮曹行參軍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遣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機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礮器械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爲人朴澀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關民事竟不用建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本官如故度見朝廷貴戚說郢城事宜露如初好飲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尋除遊擊將軍末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

裴叔業

按南齊書本傳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徵後

也徵子遊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元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榮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徵末累官爲羽林監太祖驛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魏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趙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帳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末明四年累至右將軍軍東中郎諮議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畱太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驛騎在壽春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魏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魏淮柵外二城尅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勳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魏主寇河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魏界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

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末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魏南兗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瑱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即魏馬頭郡也魏開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瑱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魏魏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魏又遣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魏主閭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魏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即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淝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末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屢竝爲直閣殿內驛使感禍至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勣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賀京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

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自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岷叔業病困植請救於魏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魏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魏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曹虎

按南齊書本傳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宋明帝末爲直廂桂陽賊起隨太祖出新亭壘出戰先斬一級持還由是識太祖太祖爲領軍虎訴勸補防殿隊主直西齋蒼梧廢明日虎欲出外避難遇太祖在東中華門問虎何之虎因曰故欲仰冀明公耳仍留直衛太祖鎮東府以虎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累至屯騎校尉帶南城令豫平石頭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上受禪增邑爲四百戶直閣將軍領細仗主尋除寧朔將軍東莞太守建元元年冬虎啓乞改封侯官尚書奏侯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二年除遊擊將軍本官如故及彭沛義民起遣虎領六千人入渦沈攸之橫吹一部京邑之絕虎啓以自隨義民久不至虎乃攻魏別營破之將士貪取俘執反爲魏所敗死亡二千人世祖卽位除員外常侍遷南中郎司馬加軍期將軍南新蔡太守末明元年徙爲安成王征南司馬餘官如故明年江州蠻動敕虎領兵戍尋陽板橋國將軍伐蠻軍主又領尋陽相尋除遊擊將軍輔國軍主如故世祖以虎頭名鄙敕改之六年四月荒賊桓天生復引魏出據隔城遣虎督數軍討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思領騎百匹及前行

路伏值賊遊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引圍柵絕其走路須臾候騎還報魏援已至尋而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偽虎威將軍襄城太守帛烏祝復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十一年遷冠軍將軍驍騎如故明年遷太子左率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敕虎曰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隨郡王子隆代巴東王子響爲荊州備軍容西上以虎爲輔國將軍鎮西司馬南平內史十一年收雍州刺史王興救領步騎數百步道取襄陽仍除持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進號征魏將軍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遷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進督爲監進號平北將軍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四年魏寇河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赴救末乃移頓樊城魏主元宏遣虎書曰皇帝謝僞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關洛化摠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爲兩主之隔幽顯含嗟人靈塞關且漢北江邊密雨乾縣故先動風鶴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河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卿逼冗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略以俟義臨虎使人答書曰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秦皇蘭隨水灋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

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蠶左共爲唇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毘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遭逃棄同卽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敗乾沒孔熾孤總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戎閉壁清野抗威邊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鉞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爲憫然未泰元年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魏度支尚書崔慧景於鄧地大敗魏追至河北元宏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魏去城數里立營頓設毘屋復再圍樊城臨泓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傷殺東昏卽位遷前將軍鎮軍司馬末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虎領軍屯青溪中橋軍事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殺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好貨賄吝蓄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女食醬菜無重肴每好風景輒開庫拍張向之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見殺時年六十餘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四百六十八卷目錄

將帥部名臣列傳二十六

梁一

王茂

柳慶遠

夏侯詳

楊公則

庾城

韋叟

曹景宗

蕭穎達

蔡道恭

鄧元起

呂僧珍

官常典第四百六十八卷

將帥部名臣列傳二十六

梁一

王茂

按梁書本傳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勳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略究其大旨性沈隱不妄交遊

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嘆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城北境入爲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還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國司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還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與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於吳子陽等斬賊萬計還獻捷於漢川郢魯既平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宜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還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於魏時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還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有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疎麗鬚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驛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於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詔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驛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綱繆休戚契闊屯夷方賴謀猷未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於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諡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鐘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

曹景宗

按梁書本傳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南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鹿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膂勇知名頗愛史

書每讀其樂殺傳亂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師爲奉朝請員外還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舉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郡陽王鐸爲雍州復以爲征南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緒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新獲以勳除遊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奔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敦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於七月城乃降復率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大江軍東督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軍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阜英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情

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築點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既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叔興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入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淪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特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叔興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葉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

掠輒反爲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堰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叔各攻一橋叔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叔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劍裴遵章叔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殲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驛大眼至瀟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浴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遺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爲人自侍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叔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譙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鴉叫平澤中逐鹿數射肘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虎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馴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

高祖數譏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辭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于岐嗣

柳慶遠

按梁書本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蔡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杞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惲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庶民定霸其吾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中興元年西臺選爲黃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晝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南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車營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

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還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還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車營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恆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車營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頹喪傷慟於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將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諡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子津嗣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蕭穎達

按梁書本傳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曹建武末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敕穎曹襲雍州時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曹親人王天虎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曹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悅開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

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曹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徑將步騎數百到州聞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和帝即位以穎曹爲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江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之子瑣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曹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曹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瑣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及瑣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曹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樂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

緣山踰嶂僅以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為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曹風格峻遠器深郁清飲盛業開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關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俗觀河末言號暢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平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為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南將軍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親所取窮親不為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食厲俗倬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爭難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南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瑗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於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瑗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知其列狀則典風聞符同穎達即主臣謹案征南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鱗之資不俟滑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復為侍中衛尉卿出為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項之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

軍既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康子敏嗣穎胃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

按梁書本傳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眾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詳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霽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劭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勸辭即曰琰及眾俱出一州以全勳為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為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為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為禍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南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戌為魏所圍仍以詳為建安戌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

并督光成弋陽汝鄧五郡眾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荊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攻之賊眾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末徵為遊擊將軍出為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為荊州遷西中郎司馬新蔡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並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藩紹欲謀作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羣言軍主以下至於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賈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霸之所以尅楚也若圍之卒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頃之穎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

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又固讓於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荊州刺史詳善史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樹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舉哀贈右光祿先是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華帶鉤懸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婿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甚咸而貴矣

蔡道恭

按梁書本傳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名補主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將軍建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荊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大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於軍門以

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壘道恭輒於壘內列礮衝闕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壘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刀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久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遇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擊峴嶺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陲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己忠果並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輓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于澹嗣

楊公則

按梁書本傳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州刺史殷琰將叛琰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屍號哭氣絕良久勅命還仲懷官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柏年版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氏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於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爲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元邁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未明中爲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鸞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爲前將軍將軍南康王爲荊州復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胄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勅衆軍次於沔口會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冲各據城未下公則率湘府之衆會於夏口時荊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進征西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被

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邊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尅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軍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屬已廉慎爲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賁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遣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儒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僂倪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於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烈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騰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眺嗣

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

按梁書本傳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施賑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綽板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於魏自號鄧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鄧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蕭穎南與書招之張冲待元起素厚衆皆懼冲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鄧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衣衣冠道盡刑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尅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於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冲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即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

征南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又進

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思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餼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營方達於斛石士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將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克元起捨郫逕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壅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男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與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耕農內外苦餓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救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於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勳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將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爲善政元

起之冠李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動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皮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引孔陵寇東西晉書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書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人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戶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叔元起爲從事別駕庾革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革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革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瑩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鑿嗣

庚戌

按梁書本傳城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城封題指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人以安魏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至參軍永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城西臺建以爲軍期將軍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衛命勞軍城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史反西臺即授高祖黃鉞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戡城爭不肯乃止郢城平城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即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城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斃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呂僧珍

按梁書本傳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朱丹陽尹劉秉乘誅後事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拜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寓之寇東陽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郡督都齊隨王子隆出爲荊州刺史

齊武以僧珍爲子隆防閑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救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虎西爲典籤帶新城令魏軍寇河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努力爲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並進高祖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間謀所在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既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既至高祖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林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乏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糧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日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樓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規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